

華龍洞前遐想東至人



淮風物談
胡竹峰

去華龍洞。華龍洞在江南，詳細一點說，位於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堯渡鎮汪村。

華龍洞的得名，因為出土了古人類化石，有額骨、頭骨、下頷骨、牙齒、肢骨二十餘件，更有一件近乎完整的頭骨化石，與現代人非常接近，學界稱為東至人。華龍洞還出土了大量石製品、骨製品和幾十種哺乳動物化石，有獼猴、褐鼠、豪豬、黑熊、巴氏大熊貓、東方劍齒象、蘇門犀、谷氏大額牛等。其中，東方劍齒象、巴氏大熊貓、巨貘和谷氏大額牛屬於早已滅絕的生物了。

看着那些動物化石，不禁就有了追憶的遐想，想像三十萬前年東至古猿人的春夏秋冬——

天空晴朗，幾隻雉雞停在樹上，飛飛停停，只見一個男子從地上尋來一塊牛眼大小的石頭，用力擲去，石頭脫手，如流星般飛馳至樹上，一隻肥碩的雄雉正展翅欲飛，豈料被石頭砸中，鮮血直流，翻滾着身子跌落地，奄奄一息。眾鳥大驚，紛紛飛散開來。那男子大喜，快步上前拿住雄雉，反剪了羽翼，裝入身後的皮袋裏。一隻野兔不明就裏，在草叢下探頭探腦，只見那男子大步跨過，幾個縱身，倒提了兔腳。野兔兀自嘰嘰叫着不停，妄想掙脫身體，又哪裏逃脫得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這一羣古猿人茹毛飲血、敲骨吸髓、野菜野果充飢。

森林中古木無數，群獸終日相爭廝殺，黑熊力氣大一些，也不知道多少豪豬、犀牛、野豬、狐狸之類在牠熊掌之下斃命。黑熊所食有限，少不得便宜了那些古猿人，落得些剩肉，飽餐了幾頓。偶爾幾個東至古猿人也集結一起，用棍棒石塊，砍砸砸擊巨獸，也略有所獲。

一年年日出日落，一年年花開花謝，人人都為了兩肩上的口勞苦。誰也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年，誰也不知道經歷了多少代。寒來暑往，那些古猿人，頂着烈日頂着雨水頂着星辰，貫穿在叢林中，三十萬年的光陰也居然轉瞬即逝……

當年那一羣古猿人不知道他們所在地域以後叫東至縣，也不知道他們的洞居叫華龍洞，更不知道他們居然有了東至人的稱號。

華龍洞的興盛衰敗，留在歷史的暗夜，無人能知無人能曉。好在留下來幾千件化石。那些化石，能看見古東至人生而為人的艱辛，與天鬥，與地鬥，與野獸鬥，與風雷雨電霜雪鬥……他們無所畏懼，他們日露兇光，他們面容平靜，他們生老病死，他們抱着胸脯，嗚嗚嗚嗚嗚朝天咆哮着，朝樹林深處吼叫着，一聲聲生的吶喊，嚇退了那隻作勢欲撲的巨獸，只見牠目露畏懼，一步步走遠了。

華龍洞背依青山，前有平畝，左右有好松木好喬木好修竹，當年的古猿人頗會選地方，此地況味如王羲之《蘭亭序》裏所云：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復興小札
肖復興

去年冬天，從我家後窗，看見窗外的一棵白蠟樹枯枝上，掛着一個白塑料袋，髒兮兮的，像塊補丁貼在枝條掩映的藍天那裏，很扎眼。

心想，只要風大些，這個薄薄的塑料袋，就會被風吹下來的。誰想，過了整整一冬，不知颳過多少次大風，這個塑料袋，只是隨風飄盪，卻不肯像鳥一樣飛走，就是那麼頑強地掛在枝頭。我有些奇怪，一個小小的塑料袋，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在一冬天的風吹雨打雪飄之下，葉子一片片都已經落光，它居然風雨不動安如山。

於是，心裏又想，等開春吧，樹上的葉子長出來了，可能就好了。這樣的想法，是想起中學讀過的語文課本裏，有夏衍先生寫過的一篇課文《野草》，說拱出地皮的小草，可以掀翻地皮上面的石塊。新生的葉子，應該也有小草這樣的力量，能把這個塑料袋給頂走，即使頂不走，起碼可以讓它鬆

塑料袋

動鬆動，再借助風的力量，怎麼也可以把它給弄走吧？

春天來了，葉子長出來了，塑料袋還掛在那裏。

夏天很快也到了，綠葉越長越多，密密一片，它還掛在那裏。在葉子的簇擁下，露出一點白色的尖尖，萬綠叢中一點白，和葉子玩耍，和風較量，和我一直的渴望抗衡。我想起全國曾經實行過的「限塑令」。那是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頒布的，迄今已經為時十六年。塑料袋並沒有被限制住，依然肆無忌憚飛上枝頭。

塑料袋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二年的歷史，塑料袋的發明，無疑為人們的購物提供了廉價而實用的方便功能，當年曾經稱之為「白色革命」而令人歡欣。曾幾何時，不過百年，如今的塑料袋如同走過一個輪迴，觸目驚心地成為世界性的污染。即使可降解性的塑料袋，埋在地下，據說也需要二百年的時間才可以化解。曾經給予人類不少甜頭的塑料袋，如今變成了懲罰人類最普遍的象徵物。

記得多年之前一次全國油畫展中，曾經看過這樣一幅油畫，街景的現代樓群裏，飄

過一個白色的塑料袋，巨鳥一般，碩大無比，竟然比樓房還要巨大，定格在城市的半空中，像一隻白色的眼睛町視着居住在這座城市的我們。我不知道畫家畫這幅畫的用意何在，是不是在警醒屢禁不止業已失控的塑料袋，已經在威脅着我們的城市和我們自身的生存？

這一切，塑料袋並非為原罪，是我們的手，充滿慾望的手，毫無節制的手，讓塑料袋越來越沒有節制的氾濫，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隨時隨地的盡情使用，然後又將它們棄之如履一樣隨手拋棄。塑料袋變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漸漸磨出了老繭，甚至毒瘤一樣，難以根除。塑料袋是我們自己埋下的種子，開出了懲罰我們的惡之花。

「限塑令」，十六年過去了，塑料袋沒有被限制住。這樣一想，掛在白蠟樹枝頭的這個塑料袋，遲遲不肯下來，也就可以理解了。或許，它像是伊索寓言《狐狸和烏鴉》裏站在枝頭烏鴉嘴裏的那塊肉，只不過，我們沒有狐狸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讓烏鴉嘴裏的那塊肉掉下來。高掛枝頭的塑料袋，是有意嘲笑我們的一則小小的寓言嗎？

香港與蔡元培(一)



君子玉言
小香

就前期補綴：周恩來三次到港的第三次，是一九二八年廣州起義之後，周恩來受中央委託去處理廣東省對廣州起義的爭議。此次來港同第二次一樣，也是一個月左右。之後乘船到廣州再回上海。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來香港。此後，他再也沒有踏上這片土地。但是，他與香港的緣分始終未斷：抗戰時期轉移文人、一九六〇年代開東江水供港、香港回歸問題等等，周恩來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周恩來同為紹興鄉賢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生飄泊，故鄉紹興以及杭州、上海、北京乃至海外都有其足跡，他生命的最後歸宿卻是在香港。元培先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瘞骨於香港近代以來歷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十九歲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長丁西林等人陪同下乘郵輪自上海抵香港。先生時任中研院院長，他本打算以香港作為中轉，再往重慶與已撤到那兒的中研院總辦事處、傅斯年等會合。因年老抱病，經不起長途顛簸，暫駐香港休養。年底夫人攜子女來港，次年一月底全家在九龍柯士甸道一五六號租住下來。

一九九三年，蔡元培曾來港小住。誰都不會想到，這次來港，竟成了蔡元培生命的最後時光。

在港期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因貧血頭暈，血壓「只有五十餘至六十度上下」，遂遵醫囑「不見客，勿勞心，勿用腦」，深居簡出，但始終帶病操勞，牽掛甚多。他親自召集中研院院務會議（竺可楨、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長均出席），討論戰時內遷安置之事及院務眾多重大決定。他還手函中研院評議會成員，對中研院工作囑請「諸先生詳加考察，有所指示」，並就總幹事人選遍尋海內，大費心思。終於，中研院各所在大西南各地安頓，日後成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基礎。對此，蔡先生功不可沒。

這一時期，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



▲香港中環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蔡元培曾在這裏發表公開演說。資料圖片

是正義事業的一面旗幟。一九三八年一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推舉他和宋慶齡等為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和平運動大會特別代表，因病未克前往，仍親自創作會歌，「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被稱為「白頭人唱滿江紅」；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蔡元培與周恩來、史沫特萊、羅曼、羅蘭等十三人組成名譽主席團；四月，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蔡與宋慶齡、毛澤東、陶行知等為名譽主席團；一九四〇年二月，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推蔡元培等人大會名譽主席團……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應保衛中國大同盟邀請，蔡元培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辦的美術展上發表演說。這是他在港參加的唯一一次公開活動，也是最後一次。是日蔡先生夫婦由廖夢醒接到港島，「宋慶齡備車見候，同往聖約翰大禮堂。」他呼籲「全民抗戰，必使人人有寧靜的頭腦與剛毅的意志，而美術上優雅之美與崇高之美足以養成之。又抗戰期間最需要同情心，而美學上感情移入作用，足以養成同情心。」九月，他代表中國文化界致電國際聯盟呼籲制裁日本侵華行為。「當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國之際，我國決為民族獨立與世界和平奮鬥到底。」並為《華僑商報》題「積兩

年之奮鬥，祈最後之勝利。」他常抱憾「國破山河在」之日，縱報國有心，限於年老體衰，無法「歸隊」。「留港已半年餘，病後體弱，不適於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疚。」

期間，也有故交新學前來拜訪，據統計有三百多人。吳玉章從歐洲回國經港晤蔡元培，後記「道經香港得以晤談時，他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譚雲山受印度詩哲泰戈爾委託帶函到港，敦請蔡為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之護導（patron）……

西安事變後，蔡元培對周恩來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績甚為讚賞。一九三九年五月，曾是北大最年輕教授的陳翰笙途經香港看望蔡元培，元培先生握住陳的手，稱讚「周恩來了不起！」同年九月，十六歲時即結識六十二歲的蔡元培成為忘年交的高平叔（一九七〇年代發起成立「蔡元培研究會」，並用六十年心血撰寫《蔡元培年譜》）途經香港，蔡也稱讚「周恩來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十二月，劉海粟往東南亞辦畫展，順途香港，獨自一人悄然拜訪蔡元培。老人受請在其畫作《滾馬圖》上題寫「清新俊逸」四字，意取杜甫「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希望能像南北朝詩人庾信和鮑照那樣清雅不凡。這何嘗不是元培先生自己厚德直君子之風的自勉！



▲南迦巴瓦峰。

資料圖片

無聲的南迦巴瓦

有個說法：運氣極好的人，看得見一會兒南迦巴瓦的山頂。四川人也這樣說峨眉山上的金頂，但是那裏的常態，不就是鎖在雲霧中嗎？

猶如一把利刃的南迦巴瓦，海拔七千七百八十二米，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低一千零六十六米，但它卻是不可攀登，是珠峰歸來者們心中一道過不去的坎。南迦巴瓦，藏語有「直刺天空的長矛」之意，是西藏的另一個地標，頂峰常年濃霧緊鎖，威嚴矜持，很難顯露一次尊容。

停車在南迦巴瓦山腳下一個海拔不到四千米的山坳裏，峰頂好像就在眼前，不高也不遠，是一個走不了多久就能到達的地方。其實它還遠着呢，高着呢。打開帳篷，搬出桌椅，泡好清茶，我們捧着相機，憨厚地等待南迦巴瓦的頂尖刺破雲層，驅散雲霧，向我們露一下臉，哪怕瞬間又躲進雲霧的後面。

峰頂上，散落的雲朵把岩石分成片狀、塊狀、條狀，菱形、多邊形，它們一會兒駐足停留一下，一會兒稍稍離開一點又迅速被另一片覆蓋，飄飄浮浮的，托起來了又壓下去，那裏真是熱鬧多變。

但是山頂之外的周圍是陽光明媚的，身邊的花花草草也只是輕柔地搖擺着，這明明是一個看

山景的好天氣。然後，山頂上心的一瞬間，始終沒有出現。

南迦巴瓦的另一個解釋是「燃燒的霹靂」。當難得的陽光照射到那個直刺天空的巨大金剛棒時，峰頂猶如雷電閃爍，像火光燃燒，金光四射，氣勢逼人。

既然一年難見一面，當天的天氣已經給足了面子，沒有看見刀尖，但是看見了刀鋒、刀刃、刀面，幾座姊妹峰也出來打了照面。我們自以為成了幸運人。幸運的還有一頭野牦牛，牠聞到了自熱魚香肉絲飯的香氣，慢悠悠地走過來想分享一點。我剩下小半盒飯菜讓牠品嘗，那大概是牠一生中特別的食物。

人類登上珠峰已經習以為常，但是登上南迦巴瓦只有一次。那是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十一名優秀的中日登山隊隊員成功登頂。陡峭、險峻、光滑的山峰，混合複雜的雪面、冰層岩壁，以及雅魯藏布峽谷的特殊位置，地質結構不穩，雪崩是常態。

從那之後，攀登者們又多次在六七千米的高處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的大本營，做足了功課綁足了勁兒，依然一次次放棄登頂，沒再破過紀錄。每一次嘗試都是冒天下之險，都因糟糕的天氣而折返，南迦巴瓦山頂的攀登難度舉世無雙。基於各種原因，登頂活動已經全面停止。

它是無聲的，永恆的。人類把崇高、雄偉、神秘這些讚美之詞賦予它，卻只把自己看作它演變過程中的過客。



柳絮紛飛
小冰

是鎖在雲霧中嗎？

猶如一把利刃的南迦巴瓦，海拔七千七百八十二米，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低一千零六十六米，但它卻是不可攀登，是珠峰歸來者們心中一道過不去的坎。南迦巴瓦，藏語有「直刺天空的長矛」之意，是西藏的另一個地標，頂峰常年濃霧緊鎖，威嚴矜持，很難顯露一次尊容。

停車在南迦巴瓦山腳下一個海拔不到四千米的山坳裏，峰頂好像就在眼前，不高也不遠，是一個走不了多久就能到達的地方。其實它還遠着呢，高着呢。打開帳篷，搬出桌椅，泡好清茶，我們捧着相機，憨厚地等待南迦巴瓦的頂尖刺破雲層，驅散雲霧，向我們露一下臉，哪怕瞬間又躲進雲霧的後面。

峰頂上，散落的雲朵把岩石分成片狀、塊狀、條狀，菱形、多邊形，它們一會兒駐足停留一下，一會兒稍稍離開一點又迅速被另一片覆蓋，飄飄浮浮的，托起來了又壓下去，那裏真是熱鬧多變。

但是山頂之外的周圍是陽光明媚的，身邊的花花草草也只是輕柔地搖擺着，這明明是一個看



「匠心妙手」



市井萬象

「匠心妙手——三星堆遺址新出土文物保護修復成果展示」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開展。此次展覽展出包括青銅甗、金面具、青銅扭頭跪坐人像、圓口方尊、青銅神樹枝等在內的五十餘件青銅器、金器、玉器、象牙等代表性器物，近九成文物為首次亮相。

中新社

◀觀眾觀看展出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